

H 海天片羽

## 小心走好每一步

■ 大江

前些年的某个冬日,曾陪同师友到东山岭游览。东山岭在海南是座名山,有“仙山佛国”之称。这里,奇岩巨石琳琅满目,深幽古洞风光无限,千年古寺香火兴旺,摩崖石刻翰墨生香,尽管没有五指山的雄奇秀美,主峰高仅184米,却有“海南第一山”的美称,真可谓山不在高,有仙则灵。

东山岭的路有三条,可乘缆车上山,坐电瓶车上山,也可登石级上山,而登石级上山可欣赏沿途的摩崖石刻,我们便选择登石级而上。入口处,即有“云路初阶”四个大字刻在石壁上。沿途景色清秀,树木繁盛,鸟语花香,一步一景。山上巨石遍布,这些石头是叠纪2.39亿年前形成的花岗岩,有傲然独立、突兀高耸的巨石,有横卧凌霄的磐石,有陡峭直立的崖壁,奇形怪状、千姿百态,神态逼真,栩栩如生。千百年来,文人墨客在嶙峋奇石上留下了210多处的摩崖石刻,尤以“东山耸翠”最为壮观。东山岭的上山道均利用当地的花岗岩条块铺就,有时平缓,走许多步才上一个台阶;有时坡度大,台阶狭窄陡峻,爬起来颇费些力气;有时还会走一段轻松的下坡路;有时雨后,路上长了苔藓,会打滑。

我们拾级而上,一路欣赏沿途美景。行到半山腰处,见一块石头上刻着“青云路”,寓意青云直上。海南民间有传说:宋代贬官李纲行到东山岭,决定剃度出家,但东山岭潮音寺的住持说他“尘缘未了,不能出家”。几天后,李纲果然接到朝廷诏书,官复原职。李纲神奇地东山再起。后人于是把李纲走过的这条路称为青云路。尽管只是传说,但青云路的命名,也说明民间百姓对这位抗金名将的崇敬和祝福。

恰在此时,一位下山的游客一个台阶未站稳,踉跄着差点摔倒。友人随口说了一句:“要小心走好每一步啊。”我们同行的人顿感暖意,并得到教育与警醒。是啊,登山要小心走好每一步,每个人的人生之路何不如此呢?

人生犹如登山,需要付出辛勤的汗水和心智。行于世,既要仰望星空,又要脚踏实地。或许前进路上会有一马平川,但多半会蜿蜒崎岖,布满荆棘。行到半路坡更陡时,还要不畏艰难,坚毅勇行,给予自己向上的信心和力量;在曲幽通天的路上奋力攀爬时,偶尔还会遇到洞天揽胜般的惊喜。平时在一个台阶上要走很多步,看起来没有上升,也不要心灰意冷,九层之台,起于累土,每向前走一步,离顶峰就更近一些。顺利时几年就连续上几个台阶,但坡陡路险,岔路几许,需要时刻保持清醒,谦虚谨慎,淡泊明志,尤其走好关键几步,不畏浮云遮望眼。

人生偶尔还会遇到走下坡路,更应把它当成一次必要的历练,犹如王维诗中的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的意境,下坡是为了上坡,励精图治再出发,永不言弃,走好走稳人生每一步。

人生是场马拉松,跑得快不如跑得久,行稳才能致远,人生之路总会碰到各种色调板,顺境时勿春风得意、趾高气扬,逆境时需坚忍不拔、乐观豁达,无论顺境逆境,不计得失,小心走好每一步,一切皆风景。

H 烟火珠崖

## 邂逅那一湾海

■ 符志成

看海是一种习惯,但什么时间,和什么人看海,感觉却不一样,心情也不一样。

邂逅那一湾海,计划中好像没有,也许是组织者的临时安排或是缘分使然。

邂逅的那一湾海叫日月湾,惊涛拍岸,一浪接着一浪,不远处人影晃动,踩浪而行,的确是一个冲浪的好地方。点击微信位置,日月湾是个半月形的海湾,也许其因此而得名。

这里依山傍水,环境清幽,花木繁茂,其优越的天然环境,俨然成为冲浪儿的宠地,这里已多次举办过世界级冲浪比赛。

因邂逅,穿着皮靴,我没有漫步沙滩,同行的伙伴却不管那么多,欢快地扔掉鞋袜,踩着洁白松软细柔的沙,狂奔而去,临海处,任海水不断涌来,漫过脚趾,高喊:暖暖的,柔软的,柔柔的,有一种飘浮的感觉托举着。还有我们此行的摄影师,干脆趴在沙滩上,只为那一个精彩的瞬间……

日月湾最让人激动的,当然是海浪。在离岸边几百米的海上,那些冲浪儿,从容地借助波浪传送的力量在海面上滑行,调整方向、助跑、起身、站立,一气呵成,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海浪中,宛如一个个海中精灵在游走,他们是浪尖上的舞者,浪来浪去,释放无限激情,收获着无限的快乐,任他春暖花开,花凋叶落。

而我依旧远远伫立,任海风吹拂,看那涛声依旧,今年海岛的春天有点反常,多了丝丝凉意,身心浸染着清凉。身边椰树,海风飘过,椰韵阵阵;海上飞鸟、海浪、弄潮儿相互交融,这风景着实彰显着自然与生命的美妙律动。

在日月湾看海,那叫“海门”的两块巨石,的确叫人惊叹,礁石形状各异,散落在海滩,犹如通往大海的两扇门框,竖立在岁月的海水里。传说盘古开天地时,海中一块巨石被盘古一掌劈为两半,形成了如今的一道大海之门,出海的渔船经此门,以祈求海神保佑平安满仓而归。“海门”的沙滩上,有人在朝拜,只是不知是远方来的游人,还是当地的渔民。

当地人说,走进礁石间,你可以看见,小蟹爬行,小鱼游弋。在礁石缝中,穿流的海水,发出不同节奏的声音,时而凶猛,时而温柔,一阵又一阵,勇往直前,预示着“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”的信念坚守。

这里,还有一个“日月同心,天长地久”的爱情俗语,一个广为传颂的爱情故事。一个本地渔家小伙,是冲浪高手,几年前,一位海南大学在校学生为了学习冲浪,来到日月湾,四个人教她都没教会,没想到渔家小伙一教,她就能站在冲浪板上“浪”了起来。

渔家小伙和海大学生因冲浪结缘,情定日月湾,日月湾便成了生长爱情的地方。你看,被称为“海门”的两块门状石头,是不是就像两个人,以山为盟,以海为誓,在娓娓倾诉着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。

邂逅那一湾海,如能躺在椰树下的吊床上,喝着天然的椰子水,闭上眼睛,什么都不想,静静地躺着,静静地听浪,直至永恒,多好。

南海博物馆远景看起来像一艘船,取意“丝路逐浪,南海之舟”。

博物馆内庭大多建得高阔深邃,入得其内,有种空茫感,觉出小我之微。那种小来自空间的对比,也来自时间的压迫。

见到了很多瓷器,心想它们躺在海里,或深或浅的海水日夜浸泡着,过了上千年,过了几百年,时间与海水一起给了它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况味。出水包浆与出土包浆完全不同。

元青花是传奇里的善本,烧造时间不长,留存于世的更少。元青花纹饰构图丰满,层次多而不乱。那些完整精美的青花瓷瓶美艳不可方物,格外触目惊心的是一堆堆青花瓷片。依稀可见的璀璨,在一个风高浪大的雨天沉入了南海。更残酷的是一船好男儿,他们的呐喊被浪头打去,微弱得仿佛蚂蚁。有人在掌舵,有人在祈祷,有人惊慌失措……我知道,不过片刻工夫,一艘船就被打碎了,一船人卷进了风浪里,尸骨无存,只有一堆瓷片见证那些过往。

水下文物与土里文物不同,不敢深究,不能深究,每件器物背后都是惨绝人寰的海难,风浪浪打去,了无一人还。那些望海的老人、女人,还有孩子,他们是父母妻儿,再也等不到扬帆归来的那个人。

每见古物,总能让人心收起来,低下去,油然多了正心诚意。海捞古物除此之外,还让人难过,为生命的无常而难过。

博物馆里有两个展览:  
南方有佳木——海南黄花梨沉香体验展。  
故宫·故乡·故事——故宫博物院藏黄花梨沉香文物展。

海南的黄花梨、沉香历代为人所重,在岛上承天养地护,享雨露恩泽,各成其材。

H

名家专栏·南游杂记

## 访古

■ 胡竹峰

它们走出海南山里,一路辗转到了匠人之手,再远行至京城,入住帝王家。风风雨雨,古物无恙。不禁想起书上读过的情节:某户人家的男子,行旅游学,步履开阔,人气健旺,遭来多方嫉恨,不时有移言凶讯传回故地。家人塞耳还有杂音,闭目魇魔依旧在前,久而久之,以为那人早已殒灭旷野,虽难过揪心,只得狠狠割舍,弃绝记忆,每日言语都避开谈论那个未归的人。岂料某年某日黄昏,屋外步履纷沓,笑语欢腾。家人窥之门缝,只见当年远行的男子,器宇轩昂,从者如流,浩荡肃穆,恭立门外。家人急忙开门相拥,拭泪相问,才知道这么多年他浪迹宇内,周济天下,一路伤痕斑斑,而身心犹健。家人烧水为沐,煮米为食,裁布为衣,整幅为憩……

这些黄花梨,这些沉香就是那户人家的男子啊。漂泊了几百年,终于回来了。

一些水下文物让人想起以前看过的欧美小说的插图,也想起波涛、船舶速写或版画、油画、水彩与摄影,还想起南粤风情的旧照片与连环画。不同的是,那是在纸上,

不如博物馆里活生生来得真实。

有幸见到几枚高古器。其中有三枚玉璧,皆为两千多年前的旧物。玉璧内外边缘皆凸起,两面皆有凸浮雕满饰纹,纹饰不同,有谷纹,有勾连云纹,有蒲纹,琢工精细,两面纹饰相同。一枚周身遍布黄、褐、白三色土沁,一枚石化严重,原本的玉质被遮盖,璧身有断痕,一枚玉璧品相如新,玻璃光依旧透亮。

另见一件三叉器,形状如山,下端圆弧,上端分叉,中间略短,左右平齐,整体黄白色,正面是稍有弧凸的平整面,阴刻兽面纹,浅刻工艺细腻精湛,令人叹服先民的技艺。还见青玉素面圭,腰身狭长,方首平端,一端有锋,触手犹有利刃感,圭多为古人朝聘、祭祀、丧葬时所用的玉制礼器。

最珍贵的是汉鎏金铜框镶嵌玉璧,外表饰勾连谷纹,侧附铜耳,直口,短把,带盖。盖有花瓣状钮,掀开看看,杯体通直圆筒,底座下有四鸟足,底面有同心弦纹及勾连谷纹。高古纹饰里最喜欢谷纹,像刚发芽的种子,粒粒饱满,寓意极好,有丰收的期盼。前些年请玉器行新制了一枚和田玉谷纹璧,戴了很久,女儿喜欢,挂在脖子上,至今日夜不离。

得见宝物,好福气。好福气在大饱眼福,有人存得《瘗鹤铭》拓本,兴致大好,说眼福足补腰膝痛。眼福比口福高,也不尽然。近来吃得几回烧白菜,松、软、脆、嫩,有春阳、夏露、秋水、冬霜风味。

馆长辛礼学先生是皖人,其名有儒家气,经师气,谈古极好,深入浅出,仿佛听旧人话本。很久没有看话本了,前几天在友人家见影印明刻本《拍案惊奇》,勾起旧事,那本书是我少年时候的玩伴。

(胡竹峰,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)

H 风物写意

## 春之声(外二篇)

■ 邹旭

轻阴、微醺的午后,南渡江沿岸的花也开出了酒味,被煦暖的海风吹送入鼻,人也变得懒洋洋而欲眠了。

春天贵在一个“早”字,妙处恰存于王摩诘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诗韵中。叶绍翁的“红杏出墙”,贺知章的“春风裁柳”都倍觉迟钝。

怀想老家的早春,是被鸟儿婉转的鸣唱唤醒,还是被檐冰清脆的裂声惊醒,抑或是被孩子们的放风筝的嬉闹叫醒?风尚刺骨,但身子分明开始发痒,杨柳的飞絮,梧桐的旧年叶片上纤细的毫毛,在你全无知觉中侵袭你的肌肤。告诉你:春天来了。还有隐约的花香,你嗅得到,却觅不出什么花,在什么地方。早春之趣,于我全在于此。待到市上出现售花的人,桂子山初黄的枇杷紧邻珞珈山烂漫的樱花,如织的游人便潮水般涌来,早春其实早已遁尽。

给湖北的友人打电话,询问老家的消息。友人兴奋地说:正下雪,你听,你听我踏雪的声音。我的眼前,便白茫茫一片了。回过神,原是江畔芭茅招摇的一片细白的花穗。小时候,我和一群小伙伴们常到芭茅地寻找茅草的花苞——我们那裡叫“茅针”,连同草茎一齐拔出,剥出嫩穗揉进嘴巴,那份清芬柔嫩的感觉,已有三十多年不曾体验过了。

于是唤醒友人,在白茫茫的茅花中寻觅未绽的穗子,聊作今春的一份慰藉了。

## ◎清明

清明这天,在文明东路闲逛,发现有人卖煤油灯。样式虽不甚好,却也小巧,置于案头算得上是一件怀旧的缀品。

孩子比我更喜爱这小物件,居然乐意跑杂货店买煤油。晚饭时关了电灯,点了油灯,餐厅里便铺上一层明明暗暗跃动的光亮。

忽然记起奶奶原有一盏这样的灯。她总舍不得把它拧亮,怕吃油,以致记忆中,她的面容也模糊不清,只有一个老妇的轮廓而已。那灯似乎禁不起一缕清风的吹拂,但它一直跳跃在奶奶的床头。

后来,它跳到奶奶的坟头。

看着灯下的人影儿,我突然意识到:奶奶并未远离,而是藏在这不甚明亮的光影中,慈爱地守护着我们,守护着她最后的江山。

我一抬头,闪烁的灯火,仿佛奶奶躲闪的眼睛。

## ◎鸟唱

梦中醒来,窗外鸟雀唱得正欢。每天清晨六点不到(冬天要迟五十分钟,总是一两只鸟费力地先吆喝一阵,其他鸟陆续才开始应和,似乎鸟也像我们人一样喜欢睡懒觉),群鸟就开始练声了。我蹑手蹑脚起来,轻轻悄悄地把窗玻璃推开。房间立即被汹涌的鸟语淹没。每一根神经都舒心地接受音符的抚摸,这是新的一天最好的问候。

我曾用手机将这浑然阔大的晨曲录下,克隆到电脑,把声音放大后欣赏。可惜的是,仅能辨出一种类似喜鹊的鸟叫。白天我曾观察过各种各样的鸟,其中一种头戴红冠,双钩细而略长,最为从容,小孩几乎要捉住它时,它才不紧不慢地飞起,旋即又落在不远的草坪上,清脆地喊几嗓子,很乐意跟人玩呢。友人出差为我带回一套班得瑞乐团的专辑,可以听到阿尔卑斯山原始森林的鸟鸣,罗亚尔河潺潺的水声。

还有雾哩,摄隐隐约的花香,煮好一壶早茶。

躺在床上,我出神地听着,嗅着,领取自然的赐予。我以为,这是比梦还要美好的境界。



《粒粒皆辛苦》(国画) 张萍 作

H 人生况味

## 形色君

■ 刘文

悠闲暑期,自由支配,我的活动范围,除了家,多是附近的园子。

各色花草树木,是园子的主角,她们大多是我的故交,也会不时结识一些新朋友,不费吹灰之力,手指一动,她们的名字,我都可脱口而出。

我从来不是什么植物学家,更不因为我有多博学,只因我找到了一对儿贴心小助手,她们的名字分别叫作“识花君”和“形色君”。(用久了,自我感觉后者更便捷。)

外出,无论到哪里,看到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,都会第一时间随手拍下来,闲来通过我的“形色君”,从相册里搜索识好!

别;也可打开“形色君”,直接对着花木拍照,通过人工智能技术,直接显示扫描结果。

一来二去,身边所见,树木、花草,没有哪个可以逃过我的法眼,她们的名字,全部在我的掌控之中。

所以呢,如果你也想轻而易举叫出所见植物的名字,也可以和她们交朋友,她们的名字叫作“识花君”和“形色君”,前者家住微信“小程序”中,后者需在手机AppStore(应用商店)里搜索“形色”,才能找到她。

科技改变生活,科技让生活更美好!

不如博物馆里活生生来得真实。

有幸见到几枚高古器。其中有三枚玉璧,皆为两千多年前的旧物。玉璧内外边缘皆凸起,两面皆有凸浮雕满饰纹,纹饰不同,有谷纹,有勾连云纹,有蒲纹,琢工精细,两面纹饰相同。一枚周身遍布黄、褐、白三色土沁,一枚石化严重,原本的玉质被遮盖,璧身有断痕,一枚玉璧品相如新,玻璃光依旧透亮。

另见一件三叉器,形状如山,下端圆弧,上端分叉,中间略短,左右平齐,整体黄白色,正面是稍有弧凸的平整面,阴刻兽面纹,浅刻工艺细腻精湛,令人叹服先民的技艺。还见青玉素面圭,腰身狭长,方首平端,一端有锋,触手犹有利刃感,圭多为古人朝聘、祭祀、丧葬时所用的玉制礼器。

最珍贵的是汉鎏金铜框镶嵌玉璧,外表饰勾连谷纹,侧附铜耳,直口,短把,带盖。盖有花瓣状钮,掀开看看,杯体通直圆筒,底座下有四鸟足,底面有同心弦纹及勾连谷纹。高古纹饰里最喜欢谷纹,像刚发芽的种子,粒粒饱满,寓意极好,有丰收的期盼。前些年请玉器行新制了一枚和田玉谷纹璧,戴了很久,女儿喜欢,挂在脖子上,至今日夜不离。

得见宝物,好福气。好福气在大饱眼福,有人存得《瘗鹤铭》拓本,兴致大好,说眼福足补腰膝痛。眼福比口福高,也不尽然。

馆长辛礼学先生是皖人,其名有儒家气,经师气,谈古极好,深入浅出,仿佛听旧人话本。很久没有看话本了,前几天在友人家见影印明刻本《拍案惊奇》,勾起旧事,那本书是我少年时候的玩伴。

(胡竹峰,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)

